



【文化杂谈】

王安石的『新桃』与『旧符』

□孙葆元

春节在古代称“元日”。元日就是首日，一年中的第一天。每到这一天，人们就习惯吟出王安石的《元日》诗：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一首短短的七绝诗，包含了放爆竹、喝屠苏酒、换春联和迎春仪式等华夏文化传统。这是诗意的元日。

诗里的每一个词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。放爆竹是为了驱鬼辟邪；屠苏酒是用紫苏叶子泡出来的酒，宋人有喝饮子的习惯，饮子是用各种草药泡出的饮料，喝屠苏酒意味着去除污秽和陈腐；挂桃符则是祈求门庭清静，防止鬼祟入侵。按照这一习俗，才进腊月，北宋时的东京就忙碌起来，满街市都在卖五辛菜，即韭菜、薤菜、芸苔、胡荽、蒜等富含辛辣味道的蔬菜，这是五种能使五脏之气顺畅的食物，意在修炼形体。此外还有卖生菜、薄荷、兰芽、胡桃的，生菜取谐音“生财”，兰芽意指蓬勃，薄荷取意清凉，胡桃寓意长远。据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汴京街上还卖一种“撒佛花”，这是宋时的叫法，今天已不知演变成何名称。宋人用文化装饰着元日，街头处处设着卖门神、钟馗、桃板、桃符的摊子，有卖“财门钝驴”的，这是招财的门贴；有卖“回头马鹿”的，这是商家赠送顾客的吉祥贴画，寓意“回头客”；还有“天行帖子”，这是可以焚化的祝词。

除夕是旧岁的告别、新岁的到来。孟元老记叙说，官中举行“大傩仪”，有执事戴着狰狞的假面，穿着彩色的服装，手持金枪龙旗，又有人扮成驱鬼的镇殿将军、门神、判官、钟馗小妹、土地神、灶神，共同舞之蹈之，演出一场驱鬼的闹剧。这一队人马在官中表演完毕，并不停歇，直出官门，把仪式演绎到民间，在风俗上叫做“埋祟”。

此刻，民间万家欢腾，备下酒菜迎神送神，把“灶马”贴在炉灶上，用酒糟涂抹灶门，叫“醉司命”，在床底下点上灯烛叫“照虚耗”，如果赶上雪天，就堆雪狮、装雪灯。最重要的就是贴门神，挂桃符，在桃木板上分别写上“神荼”和“郁垒”，就是当年的门联。宋时的元日是人与神共同的节日。

传统文化的发端都是神祇文化，它是一切文化的母体。元日展现的是中华文化的绵延。我们的祖宗认为桃木能驱鬼，于是画“符”于桃木之上，谓之“桃符”。最早的桃符记载见南朝梁人宗懔所著《荆楚岁时记》：“正月一日，帖画鸡户上，悬苇索于其上，插桃符其旁，百鬼畏之。”这是最初的模式，门上挂的符是鸡的图案，只在旁边挂上桃木和苇索即可。

元日到来，从“千门万户曈曈日”开始，“长幼悉正衣冠，以次拜贺，进椒柏酒，饮桃汤。进屠苏酒，胶牙饧，下五辛盘。进数于散，服却鬼丸。各进一鸡子。造桃板著户，谓之仙木。凡饮酒次第，从小起。”这里我们碰到两个陌生的古代习俗，“数于散”和“却鬼丸”。“数于散”是魏晋时期的中药名，该时期的人习惯服食散丸，以为时尚，“数于散”是用柏子仁、麻仁、细辛、干姜、附子调和成的散剂。“却鬼丸”则是一个书生驱鬼的物质象征。一系列的物象都为着一个文化现象服务，于是就有了元日的仪式，那天长幼皆穿整齐的衣帽，依次拜年；喝椒柏酒、屠苏酒、用桃煮的水；吃麦芽糖，表示粘住嘴不乱说话；吃五辛菜以舒五脏之气，服“数于散”“却鬼丸”以阻不祥。饮酒从小孩起，依次进行。

然而，王安石的《元日》诗绝不仅仅是一首咏春的诗，它有着更深的寓意。这首诗写在1069年，那是宋神宗熙宁二年。当时北宋的财政经济出现严重问题，库帑空虚，朝廷仍然面临巨大的财政支出，西北边防用兵要用钱，官员巨大的开支需要钱，宋神宗已经无钱可用。司马光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节流，但节流不是增加国家财政储备之道。窘迫之际，宋神宗想到王安石，当时王安石在淮南东路（今江苏省）几个地方任职，创造的水利法和贷钱帮助贫困耕农解决春耕困难的施政，颇得当地民心。神宗希望借助他的经验帮助国家度过财政危机，于是召他入京咨询国策。当时王安石只是知江宁府，是没有资格到皇帝跟前进言的，神宗在延和殿破格召见王安石，史称“越次入对”。神宗很客气，对王安石说：“朕须以政事烦卿。”王安石的回答很自信：“固愿助陛下有所为。”神宗问：“祖宗守天下，能百年无大变，粗致太平，以何道也？”随后王安

石给神宗上了一道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，这是一个政治约定，紧接着就拉开熙宁变法的历史大幕。

进入熙宁二年，王安石写下这首《元日》，诗中“旧符”暗喻朝廷的旧制度。旧体制必须用新体制取代，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规律。这是贴在国门之上的“新桃”，王安石以改革家的勇气为北宋的门庭贴上这副对联。很快他就遭到守旧派的阻击。还是在延和殿上，他与司马光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大辩论。司马光说：“天地所生货财百物，止有此数，不在民间，则在公家。”这显然是一个静止的观点，他没有看到“天地百物”的生产发展与增值。王安石直接回怼：“善理财者，民不加赋而国用饶。”他是说，只要善于理财，民众不用增加赋税，国家的财帛也可以富饶。这是一个经济发展观之争。王安石的方针就是改革旧体制。继而有人反对，说那些法度都是先皇定下的，不可更改，更改了就是对祖宗不敬。此话一出，连神宗都犹豫了。王安石对神宗说，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！他在大声呼吁，不要畏惧天神，祖宗的治理方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则，更不要担心人们的议论，按照一个目标勇敢地走下去，一定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。

王安石的这首诗本为《除日》，后被传抄者改为《元日》刊行。之后王安石又写出一首《除日立春》，是和别人而作，诗曰：“犹残一日腊，并见两年春。物以终为始，人从故得新。迎阳朝翦彩，守岁夜倾银。恩赐随嘉节，无功只自尘。”这首诗更清晰地表达出辞旧迎新的喜悦。就在这首诗发出两个月后，他推出了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，宋史专家刘子健称它为“国家财政计划委员会”。紧接着出台了“青苗法”，刘子健称它为“农业贷款”。这就是王安石的“新桃”。

难怪《元日》诗被岁月青睐，从它诞生迄今千年间，每逢新岁到来老幼皆诵，人们希望看到一个新的明天，看到一个“曈曈日”的明天。九年后王安石的变法失败，他的新政被废弃。这里边有新法执行上的问题，有权贵为着自身利益的诋毁，有一群影响力巨大的朝廷名臣的不合作，但仍为历史上一次伟大改革留下了文化遗产。

【人生随想】

年的脚步

□安宁

临近过年，总觉得有些急促感，明明知道超市也就放一两天假，可还是怕它们会一直关门似的，要赶紧将过年所需东西全部采办回来。还有给亲戚朋友买的礼物，趁着快递停止接单之前，要尽快寄出去。又为礼物轻重、不知是否妥当的缘故，在人情上纠结一番。山东人总是礼节为上，即使嫁到千里之外的塞外，我还是在年节到来的时候，拘泥于礼节，总是小心翼翼，怕一不小心就在这节骨眼儿上犯了错。这几日说话也格外谨慎，凡是消极的话，一律扼杀在口中。

电脑好像也累了一年，跟周围人一样无心工作，忽然就罢了工，无论如何也打不开。只好出门去修。电脑店里，一个顾客，大约是熟客，跟老板絮絮叨叨地说着已毕业的大学同学这一年的起伏。店铺门外的马路牙子上，站着一对母女，提了一堆刚刚从超市买的米面粮油之类年货，大概是等车等得有些累了，便将东西放下，不停地朝路灯慢慢亮起的马路上张望。

等我出门坐车的时候，看到马路牙子上，一个被风吹开的袋子里，一大瓶洗衣液孤独地站在那儿。一直到我上车，始终没有人来取它。我想那对母女大概正在车上，或已到家，此刻正互相埋怨，说忙年忙得晕了，丢三落四……

回家后看到阿妈正拿着手机，靠在窗前，不停地跟人微信语音聊天，里面还时不时传出即兴唱歌的声音。我便问：你是不是谈恋爱了啊？天天不离微信，做饭聊，吃饭聊，扫地聊，睡觉还聊，业务简直比我们上班族还要繁忙。老太太听了哈哈大笑，说：都是一群六十多岁的老太太，闲着没事，不会打牌，不会跳舞，不会写字，也不会上网，除了微信聊聊天、唱唱歌，还能干啥？

为了帮我们照顾女儿阿尔姗娜，一晃，阿妈从草原来到城市已整整十年。她像任何一个在工作岗位上忽然厌倦的人一样，常常有从这种日复一日的琐碎日常中出逃的欲望。就在前天，她孩子一样执拗地朝我发脾气：不管飞机票有多贵，我今年就要带阿尔姗娜回呼伦贝尔过年！可是最终，她还是在昂贵的机票、遥远的距离和寒冷的天气面前败下阵来，叹了一口气，放弃冲动，说：还是暑假的时候再回去吧，那时天好，可以到处走走。

于是她很快又退回厨房，为一家老小洗菜做饭，或跟在阿尔姗娜屁股后面，一边喋喋不休地抱怨、训斥，一边马不停蹄地收拾着乱七八糟的玩具，再或跟老太太们漫无边际地微信闲聊，度过这日复一日、千篇一律的时光。

忽然想起小时候，过年前父母都会叠一些纸元宝，元宝上还要贴半截手指肚长的红纸片，然后放在灶火前，洒上一盅白酒，点燃了，让我跪在蒲团上磕头。我总是一边磕头一边注视着蓝色火焰在酒精中欢快地跳动。头顶是稀疏清冷的梧桐枝杈，一只麻雀从睡梦中惊醒，扑棱着翼翅飞去隔壁家庭院。满天都是清亮的星星，一颗一颗，好像被人在过年前清洗过了。邻家男人轻咳了一声，女人则絮絮叨叨说着明天除尘扫洒的琐事。我一直看着那火慢慢熄灭了，一阵风来，将灰烬吹到炉灶边，然后捡起蒲团，吸溜着鼻涕，跑进炉火轰隆隆燃烧着的堂屋里去。

这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事了。一晃，我已十年不曾回山东老家过年；异乡，就这样不知不觉成了自己的家。夜色已经完全笼罩下来，我在暗夜中，听见年的脚步，正啪嗒啪嗒地由远处赶来。